

艺苑杂谈

# 没有来过潇湘，苏轼为何作《潇湘竹石图》

陈梦瑶



《潇湘竹石图》(局部)绢本水墨 北宋 28x106cm 现藏于中国美术馆

当下，南京博物院的“无尽藏——苏轼的书画艺术精神”特展正在进行。“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这是苏轼《前赤壁赋》中的名句。展览团队从中取出“无尽藏”三字作为特展名称，用意显而易见：将苏轼的书画艺术精神喻为后世艺术创作者无穷无尽的宝藏。苏轼的作品《潇湘竹石图》，在展览中亮相。

没有史料记载可以断定苏轼曾经去过潇湘地区，因此《潇湘竹石图》是否画的就是真实的潇湘地区，自然也应该存疑。但在当时，是否亲临潇湘并不重要。“潇湘”作为早已逾越实地的文化符号，不仅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还走入了文人画中，从视觉的角度启发着文人对这一主题的发掘与想象。

## 诗不能尽，画以补之

“體沉之风，交潇湘之渊”，地理空间的潇湘是湘东、湘西、湘南区域，湘江的上游流域。在地理名词概念以外，潇湘一词被历代文人赋予了超越于潇湘地理空间之外的文学内涵，屈原、杜甫、苏轼等文人的潇湘文学作品背后，是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有贬谪后怀才不遇的无奈与悲愤，这些带有强烈指向性的隐喻与表达的文字，结合潇湘地区的地貌特质，共同构成了清幽、冷寂、萧疏的“潇湘”气质。

“潇湘”题材山水画亦是基于潇湘文学发展起来的。“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绘画作为一种相对具象的艺术表现手法，如果有必要，可以是对文学表达未及之处的补充与延伸。

在绘制山水画时，非职业画家出身的文人实在没有必要，也很难做到以专业画家的水准要求自己，文人画所倡导的“作画不求形似”也表明他们意不在此。因此，将文学、书法、绘画、篆刻融合，共同形成一幅完整的山水画作品，使作品除了山水图像外，具有更多可读性的内容——甚至于在某些作品中，山水图像外的内容才是支撑作品的主体。这是文人画可以成立的最优途径。故而“潇湘”文学向“潇湘”山水图像的转换，是自然且合理的。

“潇湘”山水画，属于传统文人画的题材之一，大多数创作者都是非画院职业画家出身的文人，推崇南宗山水画，所遵循的是重意趣、轻技法的作画理念，与禅宗自然天真、随缘任运的修行理念不谋而合。这种笔墨草

草的绘画跨界行为，始于唐代王维，在宋代，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进一步提出一系列绘画理论去佐证这种创作行为，文人画开始兴盛。因此，在宋以前，很少见关于“潇湘”题材的山水画作品，原因在此。

## “程式化”的山水图式

在南宗文人山水走向成熟的同时，形成了一系列规范化的绘画表现程式，并历代传承。在绘制作品时，文人画家除了对景写生外，也可在游览山水的过程中目观心记，待返回居所后再根据记忆画于纸上，他们多少会参照前人的绘画图式，而不以还原真实山水为第一要旨。这种创作习惯带来的问题是，不同的山水画作品在图式上可能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潇湘竹石图》中，所画山水为典型的南方山水地貌，画卷采用长卷式构图来契合河流的特征，这也是其他“潇湘”题材山水画常用的形制。

图中使用了近景坡岸、中段水面、远山三段式的构图方法，仅用数笔淡墨、湿笔皴擦勾勒山坡岸边的几块山石，并且线中有飞白，线条具有书写意味。石缝中生出的几枝野竹，以浓墨画出，萧疏俊秀。并没有刻意遵循植物特征而画出竹节，因此也更显得野逸。中段水面进行了留白处理，远景则湿笔点染，营造出朦胧、氤氲的画面观感。但这样的画面构成形式，适用于大多数的南方地貌，并不足以准确定位于潇湘地区，也不能准确地与潇湘竹石图这一画题联结。

## 画名或为后人所起

在《潇湘竹石图》卷中，画家的落款仅有“轼为莘老作”五个字，作品定名为《潇湘竹石图》未必是作者本意。画家一般不喜先命名，后题款。若非有所请，作者少有主动以命题去指导创作的绘画行为。命题是对作者的限制，也与文人画“信笔而为”的作画习惯不符。关于宋代另一位画家宋迪的《潇湘八景图》也涉及此类问题，宋代学者邓椿在其画史著作《画继》中记：“宋复古八景，皆是晚景。其间烟寺晚钟、潇湘夜雨，颇费形容。钟声固不可为，而潇湘夜雨矣，又复雨作，有何所见？盖复古先画而后命意，不过略具掩露惨淡之状耳。”

因此，笔者以为，上述这两件作品，均是作画先于题名立意，甚至是否为作者本人取名，也难以定论。

可以注意到，在《潇湘竹石图》画卷的拖尾处有元、明以来作品收藏者、观摩者等人的几十处题跋中，“潇湘”二字反复出现，摘录部分如下：

乌篆纵横笔法奇，云根依约护参差。百年翰墨留真迹，应是潇湘雨后竹。——叶湜

坡仙一去渺何在，遗墨淋漓尚未干。好似湘江烟雨后，令人不厌倚篷看。——李焯

词垣苏老文章伯，妙写荆湘竹石图。铁骨霜标清不改，人间已度几荣枯。——张仲宾

跋文均是有幸观摩过这件真迹的后世文人题词，有题跋之人对作品的品鉴，有对苏轼其人的追念。“应是潇湘雨后竹”“好似湘江烟雨后”则更像是跋者的猜测。苏轼曾因“乌台诗案”被贬谪至黄州，写下令后世书家瞩目的《黄州寒食诗帖》。据学者考证，苏轼落款中的“莘老”为苏轼的好友孙觉，二人为同年进士，从政观点相近，思想契合，并且有着相似的贬谪遭遇。

苏轼的文字却与“潇湘”多有交集，《水龙吟·露寒烟淡蒹葭老》是苏轼元丰七年途经金陵所作，“应念潇湘，岸遥人静”，虽然诗文不是在湖南潇湘地区所作，却引用了“潇湘”二字所蕴含的意象，寄托自己的思念与期盼之情。此外，也曾作过画诗《宋复古画〈潇湘晚景图〉》。

基于上述分析，结合苏轼贬谪的从政经历，及其本人文字里所表露的“潇湘”情怀，后世文人对《潇湘竹石图》的画意解读，超越于绘画作品本身，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指向更广阔的地理空间，是一种文人向往的南方山水景致，代表着一种清冷湿润、缥缈氤氲的气质，隐含文人群体的通世情节。山水图式的程式化、主观立意与绘画作品本身的彼此独立，是传统山水画的特点之二，也是解读“潇湘”山水画的重要参考因素。《潇湘竹石图》题名的逻辑与含义，或许在此。

在“潇湘”山水画中，“潇湘”从来都是一种与凄冷、缥缈有关的美学意象，承载着文人的愁思，湖南地区作为历代放逐之地曾让贬谪的文人处于人生边缘，但也让他们领略到一片潇湘江南美景，因潇湘之景滋生的“潇湘”文学得以抚慰这个文人群体。而“潇湘”山水画，以一种新的美学形式，营造出处处超脱于俗世的山水间的理想居所，安顿着有“潇湘”情怀的文人们的身心。

艺屏看点

# 暑期过半，依旧滚烫

李青青

这个夏天，多元丰富的高质量电影亮相银幕。自6月起，每周都有新片上映，聚焦生活的剧情片、引人哄笑的喜剧片、紧张感拉满的悬疑片，在题材年轻化、电影工艺创新和影像风格前卫等方面进行探索，不断地让观众感受光影魅力。

暑期档是电影市场的黄金期之一。类型多元的国产电影扎堆，竞争激烈；或平凡生活的温情流露，或社会现实的映照写实，或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去年同期电影票房相比，今年端午档票房未达预期，使得暑期档不被看好，但多部类型影片的大爆仍让今年夏天的电影市场火热了起来，实现了口碑破圈与票房突破。

许多电影的核心主题能够激起观众情绪，引起共鸣。柯汶利导演的悬疑犯罪电影《默杀》抓住校园霸凌的现实问题，以悬疑恐怖为主要基调，从一个父亲为女复仇的视角告诉我们，霸凌者、旁观者、隐瞒者皆是校园霸凌行为的参与者。闫飞、彭大魔导演的喜剧电影《抓娃娃》提供了一种“鸡娃”的新方式，精心设计的镜头语言、笑点重重的电影节奏、耐人寻味的故事脉络，以喜剧镜头来体现“从娃娃抓起”中国式教育的悲剧内核，毫无意外，著名喜剧搭档沈马组合的演绎又点燃了暑期档的票房。猫眼专业版7月25日预测这两部电影票房分别为13.98亿元和33.77亿元。

家庭情感片从不少观众，这类电影诠释了真诚永远是“必杀技”。由同名小说改编，张嘉佳自编自导的电影《云边有个小卖部》是一部具有成长意义的剧情片，通过对主人公刘十三在云边镇生活的细节刻画，剧情平淡却深刻，以生离死别的人生悲欢来叙写刘十三的成长故事，向我们展示

了“人生在不断告别”的主题。唐季礼导演的《传说》是《神话》的姊妹篇，成龙大哥的荧幕再现唤起多少人的影视记忆，动作+喜剧+演技+AI贯穿整个剧情，以高科技的制作来刷新观众的体验感，成龙、张艺兴、古力娜扎、李治廷等的参演带来一场“前世情缘”的再续。

暑期已过半，下半场上映的更多新题材、新风格影片将延续电影市场的“高温”时刻。作为一部大IP，漫改电影《异人之下》从动漫时期积累的粉丝基础让它备受瞩目。去年爆款电影导演乌尔善继续开展“异人训练营”，真人化动漫角色，加上高能特效，大荧幕炫酷斗法，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国风异能世界。

陈思诚导演的《解密》讲述数学天才容金珍的传奇故事。拥有天赋却孤寂脆弱的容金珍穷其一生的解密工作，告诉我们，他的人生不只是为了解开数学的密码。徐峥又一新作《逆行人生》以普通外卖员为背景，通过接地气的普通人视角、扎根现实的创作来源，刻画现代人在快节奏社会中面临的种种压力与挑战。《白蛇：浮生》动画电影是“白蛇”系列新篇章，剧情与画面蕴含丰富情感深度和传统美学价值，在七夕讲述白蛇与许仙前世今生的爱情故事，赋予中国传统神话新的时代意义。

截至7月30日，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5亿元。这个夏天，国产电影在暑期档的表现愈发抢眼，不仅让观众看到中国电影人的满满诚意，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市场繁荣的更多活力。AI新技术的应用为电影制作拓展新空间，演员实力的呈现和艺术水准的提高不断赢得观众的满意度，让电影好看又“叫座”。



电影《抓娃娃》《默杀》《云边有个小卖部》海报。(资料图片)

湘江艺话

# 清风拂面赏扇联

聂顺荣

扇子，是人们夏日纳凉的必需品，而书画扇，堪称风雅之物。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以扇子为题材，吟咏出大量脍炙人口的扇联。盛夏之际，赏读这些情趣盎然的扇联，犹如清风拂面，令人心旷神怡。

“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据北宋僧人文莹撰写的《玉壶清话》记载：范质是后唐进士，在朝廷里做官。后来，他对后唐君臣的腐败无能十分不满，就辞官回家了。范质回到家乡以后，就在自己的白纸上题写了这副对联。意思是，让人气闷难忍的酷暑天气，赶紧跟那些贪官污吏一起滚走吧。扇子一摇，凉风习习，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们就要跟清风一道，来我这儿做客了。

清代才子陈璠少时聪颖过人，名闻乡里。一天，几位客人在其家中纳凉，其中一位客人欲试小陈璠的才学，便以手中纨扇为题出一上联：“轻摇纨扇，清风透人人怀。”这时，陈璠手持一瓷盘，见有月光映照其上，即应答出下联：“高捧玉盘，明月飞来我手。”续句从容不凡，工整贴切，众客人听后，皆击掌称赞。

旧时，民间常用干葵叶制扇，农人爱其“形宽厚而神仁慈”。于是，有人撰联云：“干葵作扇，谁知死叶又生风；老柏为香，孰想枯枝能引火。”联语构思独具匠心，别有趣味。上联妙在描写出仁慈之葵叶制成扇子后，依然生发出仁慈之风，给人们带来清凉，把“死叶”写活了；下联巧在描述以干枯的柏枝为香，便可引火，似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纵观上下联，对仗工整，真乃神妙之处，

巧夺天工。还有的扇联独辟蹊径，联文中不出现“扇”字，而是写“制扇”“画扇”。如：“却将妙质因风剪；为出新裁对月描。”联文优美典雅，对仗工整。上联写“制扇”，下联写“画扇”。上联的“妙质”似乎可作多重理解：用最好的材料来制扇；要做出最满意的扇子；因扇有妙用而制扇；主人不惜用纤纤妙手亲自制扇……但无论如何理解，均为“因风而制扇”。一个“风”字，暗藏机关，而点出“扇”来，堪称妙联。

古今扇联中，有一副最意味：“明月入怀，团圆可喜；仁风在握，披拂无私。”上联说的是白团扇将家人团聚的意愿寄托其上，下联则暗喻持扇者的品德高尚。而另一副：“影动半轮月，香生一握风。”将折扇展开之状，比喻为“半轮月”，可谓联想丰富，贴切形象，令人叫绝。

“扇子扇凉风，时时在手中。有人问我借，待到八月中。”漫漫盛夏，一边蒲扇轻摇，一边品读这些扇联，也是一件赏心乐事。



艺苑纵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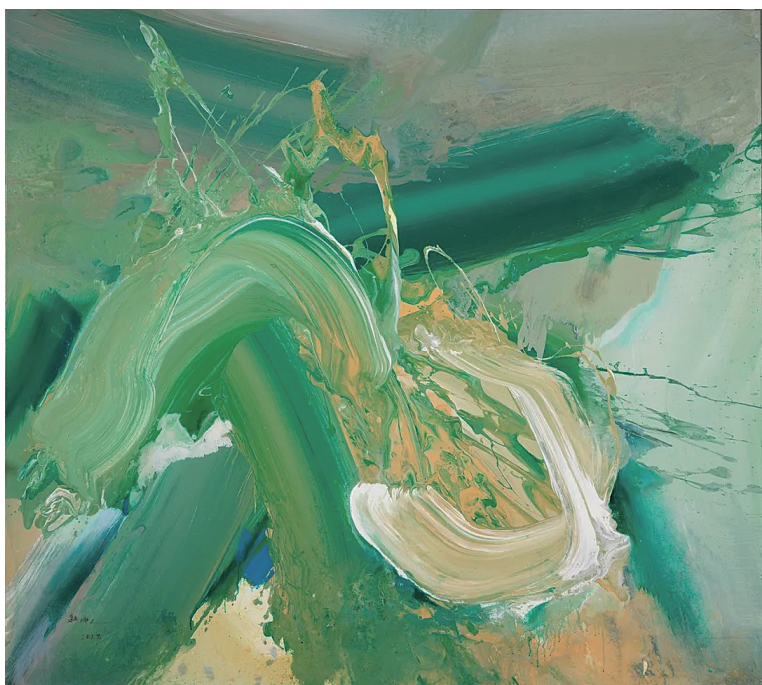
# 青梅煮酒论英雄

——韩中人作品之我见

邹建平

我与韩中人有着38年的交情。38年间，我见证了他艺术历练的整个过程。中央美院第四画室在闻立鹏、葛鹏仁先生的带领下，为架上绘画的当代实验，创立了一个当代艺术的探索和研究的构架，引起了我对孟禄丁、张方白、韩中人等人的关注。近日，“敲金击玉——韩中人作品展”在长沙美仑美术馆展出。韩中人作品的意义，我从以下两个方面去阐述：

其一，中央美院第四画室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块实验基地，我将其称为“第四画室现象”。它在当代艺术上的发声不是单一的现象，而是改革时代的产物，是美院教育对经济变革的一种呼应，不能被忽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最早用材料美学创造的一种当代方式，打破了沉重的油画传统桎梏，击溃了以油画作为唯一依据的表达方式。从第四画室的实验艺术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年长的闻立鹏、葛鹏仁、袁运生以及后来者孟禄丁、张方白、孙原、王玉平、申玲、施本铭、贾涤非、韩中人、张永旭、陈曦等人辛勤劳作的身影和独立创造的精神。我们不能忽略和轻视第四画室的工作现场和艺术历史的诠释，它是央美现代艺术最早的发生地和人才队伍的聚合地，当代艺术学者应对这种现象展开深入研究。



《自然·城市》，布面丙烯，180cm x 200cm，2023年

的表达方式中走出来，具有超前的敏锐和敢为人先的勇气。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他中期状态停滞了一段，这亦是一种阅历。后来，他带着社会属性又信心满满地回来了，作品更丰满了。

其二是形式暴力与心性美学。我

们现有美学系统是有缺陷的，导致了国民大众审美尺度的狭隘。“暴力美学”的研究是一片无人区，明显不够。人们在审美原则中只强调赏心悦目，回避血腥与死亡，逃离痛苦与压迫。这种美学缺失，使很多的作品媚艳矫情，

粉饰太平，避开了内心的真实和艺术的宗旨，缺乏精神的指向和力量。

韩中人能立足于对现实的触发，饱蘸生命的热情，以灵与肉的色彩泼洒，将激情浓墨重彩般演绎。我很关注电影，昆汀和吴宇森的暴力美学，视觉很刺激。但是在美术表现方面，这种强悍的表现形式显然不够。韩中人作品的表现是直击性的。他没有出国留洋，但与前年在美术馆做展览的杨劲松作品比较，他俩的实验状态上有“殊途同归”之感，这可能归于一种心性美学的当代认同。

在材料应用上，韩中人的选择是丙烯，或许有点单一，但很纯粹。我认为可借助当代材料的多样性，进行更为激进的实验。如果依附在材料美学上，更注重当代的语言感觉，或当代材料的精神质感，材料隐喻着热烈与冷酷、温馨与凄寒、稳沉与嚣张、幽暗与灿烂等多种表性……韩中人作品在形式上很放肆，但丙烯只是一种当代颜色。在材料学范畴中仍未脱离绘画的属性。

我认为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在当下的美术创作中，绘画材料具有更多的可能性。如果把它黑白化，是东方艺术的黑白两极。如果避开丙烯的局限性，其作品的当代意义更深远广阔。其二，在作品的表现形式上，情感的爆发力很强，但陈述有些宽泛，缺乏现实精神之处更有为精确的指向。笔端节奏快，但恣肆飞扬过后需规行矩步。这种反差和对抗，在作品中较为缺失。